

<<正义的眼睛中国廉政小小说优秀作品选>>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正义的眼睛中国廉政小小说优秀作品选>>

13位ISBN编号：9787802167483

10位ISBN编号：7802167485

出版时间：2011-5

出版时间：中国方正出版社

作者：邹磊 编

页数：22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正义的眼睛中国廉政小小说优秀作品选>>

内容概要

近年来，廉政小小说创作颇有欣欣向荣之景象，大批优秀作者踊跃参与创作，精品佳作层出不穷，传统和新型媒体上都有它的影子，不少报刊和网络上还都辟有“廉政小小说专栏”。

廉政小小说的繁荣，证明了以小小说的体裁承载反腐倡廉的命题不仅是文质兼美的，而且是恰逢其时，是符合读者挑剔的阅读需求的。

廉政小小说作品围绕“廉政”这一主题，或讽刺贪腐、或颂扬正气，无不贴近生活，逼真鲜活，且寓意深刻。

发人深思。

这本文集的编辑出版对于廉政小小说创作来说可谓锦上添花。

这是近年来这一题材创作中思想艺术性最强、荐选范围最大、标志性作家作品最集中的一个选本。

从选目上可以看出《正义的眼睛：中国廉政小小说优秀作品选（第1辑）》的策划编选者标准高、选文严，切实地保证了文集的质量；《正义的眼睛：中国廉政小小说优秀作品选（第1辑）》的推出，定将进一步推动反腐倡廉题材文学创作的繁荣，使其在廉政文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以我自己的视角来看，这本书有三个方面的显著特色，或者说有三大“看点”。

书籍目录

寂静的远山红狐战场历史最后的麦收喊魂家事标点符号里的故事叹服走眼许三多的1609内敛活儿秦权
有铭对手玩笑带你去看八都坊一缕阳光棋悟慰问穴道囚者受戒一清账我是怎样当上区长的小马的一天
灾情赞美诗提拔申请非常名片怪手起诉风过叶无声绝境的水声逃亡垂钓高手钟声示范城雕双廉图饭碗
后 台清水北边街道有阳光正义的眼睛杀鸡玩家秀州旧事跪下一把铜钥匙监察特使卢太君口 杯黄豆
和羊胃疼砸脚告密者鬼老爹的心病始料未及别有天地制度一条美丽的裙子年关坚守报数儿歌老书记断
案最佳理由连心桥

章节摘录

最后的麦收 朱宏 黑局长的那管笔很金贵。不是那管笔值多少钱，是说黑局长写的字金贵。作为建设局的“一把手”，只要黑局长在审批书上签了字，施工许可证就办出来了，办了施工证，“突突突”，昨天的空地今天就长出了高楼，昨天的麦田今天就变成了城区。

别的城市也有先开工后补证或者边施工边办证的，这样可以抢出工期。但这个做法到老黑这里就行不通了，老黑说，这么做，那把我当啥了，聋子的耳朵？所以，在当地，开发商不敢逾越这道鸿沟。

开发商到老黑这里办事，顺当不顺当得看老黑的心情，心情好了就快，心情不好就搁下吧。所以，开发商们都陪着小心。

怎么判断老黑心情好坏呢？开发商都摸透了，老黑有老黑的表达方式。

去年市面粉厂改扩建，手续办到了老黑这儿。老黑到了面粉厂扩建的地址，听对方的负责人说，面粉厂建成后小麦的需求量将增加两倍。他双手叉腰，似有所想地说，好哇。

“好哇”这两个字，说明老黑的心情不错，老黑的心情不错事情就能办了。果然，老黑回去就签了字。

如果心情不好呢，老黑就叉着腰，“唉”地叹口气，你这个审批就得搁几天了。人们发现，老黑最近叹气越来越多了。老黑的叹气就让他老同学许长江给碰上了。许长江和老黑只同过一年学，见成绩不好，高考无望，毕业证也没拿就投靠他搞工程的舅舅去了。

。谁知雪球就滚出来了，滚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开发商。许长江在开发区拍下了一块地，开发手续办着办着就办到老黑这儿了。

有同学这个关系，许长江就亲自出马了。许长江拉着老黑到了地头。

许长江指着翻滚的麦浪踌躇满志地说，办了证，明天就可以进场施工，后年，这里将成为一片高档商务区。

老黑蹲下来揪了一穗麦穗，用手搓了搓把麦粒填入嘴里咀嚼，嚼出了一些思考。见许长江还在等着他发话，老黑慢慢地站起来，双手叉腰，“唉”地叹了一口气，转身走了。许长江知道，这事儿得搁下了。

许长江连续几天没有睡好觉，他反复琢磨着老黑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后来，他自以为想通了。

想通了的许长江又一次驱车来到了建设局，却吃了闭门羹，被告知周末老黑回老家了。许长江当即决定赶往老黑的老家。

许长江认为，到了他老家事情就好办了。

费了一番周折，许长江找到了老黑的老家，老黑却不在家，许长江被告知老黑下地了。于是又赶到地里。

许长江赶到的时候，老黑正在地里挥汗如雨呢。老黑老家的地是块坡地，也不规则，只能用人工割麦。看到许长江，老黑感到有些意外。

老黑揶揄道，连我的地也不放过？许长江说，听说局长下地劳动，我赶着看望来了。

说着话，家里人就送来了午饭。午饭就在地头上吃。

许长江说，我可耽误不起了。

说着话从包里摸出个信封。

老黑接过信封，在手里掂了掂说，真想帮我就把这个收好，帮我收两天麦子吧。

许长江也不含糊，顺手就操起了镰刀。

心想，收了麦子，老黑心情就好了，心情一好事情就能办了。

好在许长江也是农村出来的，这点活儿还能扛得住。

两天很快就过去了。

而每天晚上，老黑家里都用新麦熬了麦仁儿粥，除了有嚼头，喝起来还清香清香的。

喝得许长江大呼过瘾。

过瘾的时候两人就东拉西扯。

许长江怀着鬼胎，总把话往办证的事情上引。

老黑说，城市发展，大势所趋，油门由大领导踩着，咱只能偷偷踩一脚刹车。

许长江说，明知刹不住，你刹个啥呢？

老黑“唉”地叹了一口气说，轻轻踩一脚，事情可就不一样了。

收罢了麦子，老黑乘许长江的车返回。

老黑提议直接开到许长江要开发的地块去。

很快就到了。

地块的景象与几天前大不相同，翻滚的麦浪不见了，麦茬齐刷刷地立着，仿佛刚理出的板寸。

老黑站在地头边，双手叉着腰欣喜地说，好，好哇。

喊魂 临川柴子 娘披起多年来未穿的彩衣，这件破旧且宽大的彩衣配合着她鸡皮鹤发的面容使人看上去有些滑稽。

可是娘一脸庄重之色，像执行一件神圣使命的样子让王玉庆心里涌出悲意。

倘若不是娘不顾颜面的苦苦哀求，他这个时候不可能安心地躺在老家的木板床上。

督查组的人像警犬般追着他让他不快，又让他害怕。

王玉庆病得非常准确和及时，他的病来势汹涌却又缠绵，医院对王玉庆病情的不确定诊断让人们对他的病情有诸多猜测。

王玉庆尚在中年，是单位的首要人物，仕途上如日中天，有传闻说王玉庆要进市里领导班子的行列，可突然横空出世的一宗大案将他牵涉，香饽饽立时成了烫山芋，人们都刻意和他保持距离，妻子更是当机立断和他离婚，带着孩子卷着她那一份财产离开了他。

专案督查小组的介入让涉案的人惴惴不安，虽然王玉庆平静地答应配合他们的调查，可是第二天王玉庆突然生病，且一病不起，问话者无从下手。

督查组的人感觉为难，总不能向一个病人发难吧？

再说案情还没定性，也得给自己留条后路，事情就这样搁下了。

王玉庆孤独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病房里冷冷清清，倘若是往常，来探望的人会络绎不绝。

但是没有什么人敢在这时候来看望他，只有老娘日夜不离地守在他身边。

王玉庆的娘今年七十多岁，由于长年劳作，脸上积了一层岁月的风霜，显得黝黑苍老，身子骨却还很结实。

王玉庆曾想把娘接到城市来享几年福，老人也兴冲冲地来住过一些日子，不久就吵着要回去。

老人不习惯城市的喧嚣和邻里之间的冷漠，看到森森林立的高楼就犯晕，她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猴子一样煎熬了半年时光，终于挣脱牢笼回到了她渴望的森林——老家。

娘从此一心一意地守着家里的小儿子，守着一份平淡的生活，对城市再也没有生出渴望之意来。

但是王玉庆的病让老娘一路跌跌撞撞而来，她给风光不再的儿子端茶送水日夜服侍，王玉庆的病情总算有了起色，但王玉庆看上去还很虚弱。

娘求督查组的人让她带儿子回家休养一段时间，老人的泪水感动了督查组的人，破例准了他一个星期的假，反正也不怕他跑到哪里去，让他回家整理一下心情兴许会有意外的收获。

王玉庆的老家在几百里外的山里，坐车要好几个小时，就因为这样王玉庆很少回家。

家乡山清水秀，空气清新，可依然没有让王玉庆感觉有半分愉悦。

他整天眉头紧锁，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夜里睡觉常常突然惊醒。

娘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突然一拍大腿，庆儿啊，你一定是把魂儿丢了，娘给你喊回来！

王玉庆眉头一皱，可是娘一副认真的样子，王玉庆想起娘在村里曾是一个巫婆式的人物，她善于给小孩喊魂儿，因此受人敬重。

丢了魂儿的小孩病恹恹的，日夜啼哭且在睡梦中也惊魂不定，需要有人给他喊魂儿。

娘总在这时候披一件彩衣，手里拿着法器——状似捕鱼的一个网状物，在村子四周游荡，拖着长调叫着某家小孩的名字，一路喊着一路拾起小石子。

然后回到小孩的家里，再在小孩身上一阵捏弄，给他喝自己采的草药，嘴里念念有词。

也真怪，受惊吓的孩子从此竟然慢慢好起来，很快就恢复了往常的活跃。

他们会在父母的带领下端端正正地给娘跪下磕个头以示谢意。

王玉庆躺在家里的木板床上，突然听得村外娘的声音，苍老而悲怆，“庆儿——回来吧……”“庆儿——跟娘回家吃晚饭……”一声比一声凄凉，王玉庆再也睡不住，起床下地，看着老娘披着破旧的彩衣，手里拿着一个网兜似的东西，并且不停地往网兜里扔小石子，风吹起她破旧的彩衣，吹起她的根根白发，娘步履缓慢，像一座游动的雕像。

王玉庆感觉一阵悲从中来，眼眶湿润，他知道自己的病确是由惊吓而起，他的魂儿的确丢了，可这样是喊不回来的！

只是娘撕心裂肺的喊声让他泪水涟涟，他一下冲到娘的身边，扶着她瘦弱的身子，然后端端正正地跪了下去。

家 事 王奎山 市里领导来县里检查工作，陈浩陪了一整天。

晚上正在招待所吃饭的时候，陈浩接到了妻子的电话，说是父亲从乡下老家来了，看样子好像有什么急事要找他。

妻子在电话中还告诉了陈浩这样一个细节，父亲来了之后，正巧胖胖（陈浩正在上大学的儿子的小名）从学校里打来了电话。

胖胖听说爷爷从乡下来了，就和爷爷说了一会儿话。

奇怪的是，父亲在和胖胖说话的时候，说着说着，竟然哽咽着哭了起来。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